

躬耕特殊教育14载,她用“爱”浇灌特殊孩子

——记闵行区启智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石筱菁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2005年，适逢启智学校上一任校长即将退休，闵行区教育局安排作为区后备干部的石筱菁到启智学校担任新校长。那一年，石筱菁32岁，是闵行教育系统为数不多的年轻校长之一……

14 载日月光华，石筱菁凭借爱心和不断地教学探索，帮助一批心智和身体发育迟缓的特殊孩子，自理自立，走出家庭融入社会。她躬耕特殊教育，用一片丹心诠释着“热爱了便是一生，坚守着便是幸福”。

普通学校转到特教岗位

刚来的时候，石筱菁也担心能否胜任这份工作：“我原来是普通学校的英文教师，从普通教育跨越到特殊教育的岗位上，这对我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启智学校孩子的智商均处于50以下，除了单纯性智障外，更多的孩子同时还患有脑瘫、自闭、唐氏综合征等多种染色体异常引起的多种残疾类型。对于普通孩子，无论语言还是肢体行动的学习都比较容易，但特殊孩子往往要花费百倍的尝试和努力才能完成。在此过程中，教师更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勤汗水。

石筱菁来到启智学校后，在老校长科研兴校的精神引领下，承担起了“十一·五”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中重度智障学生言

语康复训练》，在研究过程中，学校研编了“三类辅助教学活动”，对智障孩子进行专业的语言康复矫治训练。

通过与医院医生、高校专家的合作，课题组整理出这些特殊孩子在语言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孩子特点，把汉语拼音教学系统引入言语康复训练教学，进一步完善了学校创建的两类辅助教学活动“唇舌操”以及“汉语拼音手势符号方案”。

三年研究,帮助了很多孩子。“三类辅助教学活动”沿用至今,其教程在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后,全国很多的特学校及华东师范大学特教系都以此作为可供借鉴的教材内容。

对不同孩子“因材施教”

启智学校现有已知的学生残疾病症共有数十种之多。唐氏综合征、自闭症、脑瘫、癫痫以及精神行为障碍在该校是很常见的残疾类型，还有很多上海市乃至国内少有的病症，如天使综合征、第8对第12对染色体异常、威廉姆斯综合征等等，类型也是逐年在递增。

针对不同的特殊孩子，需要因材施教。比如自闭症的孩子，他们的言语沟通能力和社交能力很弱，行为则非常刻板。针对这一类孩子的特征，学校有一套自闭症孩子的康复训练模式。“老师们着重于挖掘孩子的潜能，为

这些孩子量身定制特殊的课程：社交、言语、行为等等，中高年级还有绘画、刺绣、音乐课等。”

唐氏综合症的孩子虽然学习能力比较差，脾气倔强，但爱表现，模仿能力较强，老师鼓励这些孩子参加学校里的各类活动。进行艺术、运动方面的康复训练，也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石筱菁努力重构现代特教的价值：“智障孩子也要融入社会，要撑起生命的尊严与生活的希望，要保障处于社会弱势群体的他们接受公平教育的权力。”学校多次举办智障学生画展，出版画册，学生作品获“全国首届精神卫生日”作品展一等奖，在首都历史博物馆展出，被宋庆龄博物馆收藏。学校文艺舞蹈队在人民大会堂颁奖，进入上海大剧院演出。学生也曾在全国级特奥运动会上屡获大奖。

有“大爱”的特教队伍

2017年9月，一位经过启智学校12年教育康复的自闭症学生许斌留校工作了。在此之前，许斌在启智学校已经学习生活了14年，石筱菁进入启智学校当校长的那一年，也就是许斌入读该校的同一年。

一个中度自闭症的孩子能够进入企事业单位工作，这是破天荒的事！当月的第

一个工作日，许斌妈妈来到学校，拉着石筱菁的手，流着泪说：“真没想到斌斌居然能走上工作岗位，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感谢启智学校，感谢老师们！”

许斌能走上社会，班主任王老师是一个重要的领路人。但其实，石筱菁刚到启智学校时，学校的师资队伍是参差不齐、青黄不接的。那时，学校只有5个华东师大特殊教育系毕业的毕业生，大多数人之前并没有接触过特殊教育。

石筱菁关注到这一问题后，加大了对于教师的培训。石筱菁强调要建立一支师德高尚、有爱心恒心的专业队伍。“特教队伍，如果没有大爱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每天面对的，是负能量的群体。很多孩子有暴力倾向，有精神类障碍疾病，每天教室里充斥着喊叫声、哭闹声、大小便不能自理。”在石筱菁的理念里，老师不仅仅是老师，很多时候他们也是护士、阿姨、保姆，如果没有强大的心理，根本没有办法坚持。

岁月淘洗，14年来，在她的带领下，有50余名教师的团队撰写的350多篇论文及案例在国家级、市区级教科研成果评选中屡屡获奖，各级各类荣誉奖项达230余个。



国家赔偿“创新高”？但这不仅是钱的事

是国家司法对冤假错案零容忍态度的制度体现

赔偿和追责作为冤案纠错后的重要指标代表了国家司法的态度，但外界对个案赔偿数额有意或无意地进行比较、排行，即便是客观梳理也依然让人五味杂陈。

事实上,个案国家赔偿数额的最终数字,有法定的计算规则,这也是论羁押时间金哲宏比此前的吉林刘忠林案要少(8452天与9217天的区别),但赔偿数额却稍高的主要原因。“金哲宏申请国家赔偿时,上年度日平均工资业已调整”,从吉林刘忠林案赔偿时适用的284.74元/天,日赔偿标准提高到了315.94元/天。

当然无论如何，这都不是钱的问题，或者不仅是钱的问题！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所言，对整体司法哪怕只是“万分之一的错案”，对当事人来说也是“百分之百的不公平”。不仅是不公平，常年的人身自由受限还意味着与社会、正常生活的脱节，无端堕入冤假错案所失去和所遭遇的一切，虽得到一定数额的国家赔偿，但终究无法用金钱来完全弥补和挽回。

应当看到,国家赔偿标准、数额的逐步提高以及与社会经济水平的“接轨”,是国家司法对冤假

错案零容忍态度的一种制度体现。国家赔偿本身对国家机关、公职人员执行公务期间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也意味着一种制度震慑,特别是如果能在适用《国家赔偿法》过程中启动追偿和追责程序,更会对执法的规范化形成一种有效的制度倒逼。按照国际赔法的设计,赔偿义务机关进行赔偿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并且依法追责,这是在具体个案中的国家赔偿“快速”提高赔偿数额之外,更值得制度建设去倾注精力的领域。

精神损害多阶位赔偿里还应有更多人文关怀

对刘忠林、金哲宏们，再多赔偿都不算“多”。特别是精神损害赔偿，就该敢于打破“天花板”，甚至用补偿性、惩罚性赔偿去“对价”补偿。“正义本不该缺席，也不该迟到”，而迟到过后，补偿就该跟上——不只是要“有”，更要“够”。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前几天，媒体曝出，重获自由16个月的刘忠林，如今“赔偿花掉近一半，正在打离婚官司”。这也是很多冤案当事人获赔偿后遭际的缩影：无论是出狱后做过啤酒

销售、开过饭馆也被朋友骗过，却跟不上社会的余祥林，还是因乱投资和误入传销陷阱而迅速花光赔偿款的赵作海，抑或是父母去世、养女远离，成孤家寡人的王本余，狱后生活都是“乱码”，“入狱—封闭—出狱—脱节”的链条仍是他们身上的镣铐。

所以，精神损害多阶位赔偿里还应有更多的人文关怀：善后赔偿，确实是对冤案当事人的慰藉，但对他们还应有立体化救济。这种妥善救济，不只是短促的

专业心理辅导、医治,抑或指导其再就业,还应包括存档基础上的重点关照、“跟踪式服务”,帮助他们在“社会化加速”中,恢复生活信心。这也是广义补偿。

说到底，对冤案当事人的赔偿跟关怀就该来得更有力些，精神损害赔偿也该敢于突破“天花板”。这也是倒逼司法系统规范办案的重要方式——本质上，只有尽力避免制造冤案，才是最好的“减少伤害”。综合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光明网等（彦路 整理）

2018年11月30日，吉林省高院对原审被告金哲宏故意杀人案进行再审宣判，判决金哲宏无罪，从而让他洗清了命案凶手的污名。日前，金哲宏在吉林省高院领取了国家赔偿决定书。这次，金哲宏共获得国家赔偿468万元，其中包含羁押8452天人身自由赔偿金2670324.88元（315.94元/天），精神损害抚慰金2009675.12元。入狱23年，468万元打破纪录的国家赔偿，这是冤案的“对价”，也是司法机关的真诚道歉和弥补。

200万精神抚慰金：蒙冤公民尊严的价值

当年，浙江叔侄冤案中45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一度被律师认为“属于重大突破”，但近年多起知名冤案一再提升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曾规定，在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条款时，具体数额“不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的标准。但是，这个35%的标准在实践中一再被突破，特别是这次金哲宏案件中，精神抚慰金是按照人身自由赔偿金的约75%处理的。这意味着，不仅公民人身是值钱的，公民的个人尊严同样是“值钱的”，是需要对冤案负责任的机关拿出真金白银作出补偿的。

金哲宏入狱时，儿子不到两岁，冤案导致他妻离子散，没有和母亲见到最后一面，23年冤狱，让他从一

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成为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甚至生活不能自理，更不用说被4次判处死缓的内心苦痛。再多的人民币也买不回来自金哲宏白白蹉跎的岁月，换不来白白背负的20多年的骂名。200多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很多，是对之前赔偿“惯例”的突破；但也不多，无法让金哲宏回到入狱前的生活。

从张氏叔侄冤案的45万精神赔偿,到刘忠林案的197万的精神赔偿,再到这次金哲宏案的200多万的精神赔偿,水涨船高的不仅是赔偿标准,也是公民尊严的价值、司法公正的价值。国家赔偿被寄予了纠正国家机关错误,维护社会正义的重任,司法机关越来越正视民众的合理期许,在个案中通过提高精神赔偿的标准等措施,努力提升着社会的公正获得感,与民意形成良性互动。

公民尊严是无价的,但“有含金量”的赔偿,才更让人珍视自由、公正的价值。